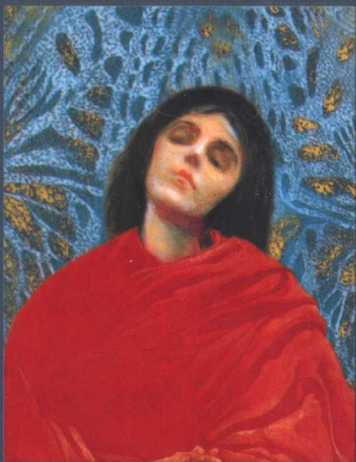




独立文学典藏 / 叶匡政 主编



斯巴达

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

康赫^著

长篇小说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

斯巴达

康赫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巴达 / 康赫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3. 1
(纸生态书系. 独立文学典藏)
ISBN 7-80640-814-2

I. 斯… II. 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209 号

斯巴达

作者: 康赫

责任编辑: 余明建

装帧设计: 合德堂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7536724

印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20

字数: 399 千字

印张: 29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814-2/I·539

定价: 3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纸生态”书系的说明

“纸生态”首先是一种阅读观,它是针对写作这一行为提出的。买一本书,与买一个杯子不同,我们不会等待一只杯子告诉我们什么。在阅读时,“自己”被出借给“他人”;在阅读时,书变成了一系列的词语、形象和观念。在阅读时,“我”被另一个人入侵了,思考“他”让“我”思考的道理,感受“他”让“我”感受的事情。“纸生态”倡导一种清醒的阅读,即希望所有的“出借”与“入侵”带给读者的都是清醒。因为智慧的找寻从来不在书中,而在我们自身。

其次,“纸生态”是一种写作观,它是针对出版这一现象提出的。古人崇尚口授,所以苏格拉底、基督、释迦牟尼、孔子都未留下文字,他们希望自己的思想活在弟子的头脑中。书的出现,第一次改变了

写作的含义。写作不再只是一种记录的技巧,它成为一种复杂而独立的行为,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意志。今天,大量的商业出版再一次改变了写作,使这一行为变得可疑、含混。除了倾诉、使命等这些古老的含义外,写作更多的是指娱乐、游戏或兜售。“纸生态”推崇一种节制的写作,即在每一次写作时,写作者都应重新考察自己的欲望、需要和动机。因为出版不仅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改变了每一个写作者,和他们的每一次写作。

最后,“纸生态”是一种出版观,它是针对阅读这一目的提出的。当初,东方的造纸术用了 700 多年才传到西方。而今天,互联网却在一夜之间,像风暴般从西方横扫东方。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行为,也在改变由纸衍生的文明,更在改变由纸建立起的现代出版业。“纸生态”呼唤一种谨慎的出版,即用出版这一行为努力维护阅读的生态环境,还书以本来的纯正面目,让汉语在书中重新发出它圣洁的光辉。因为这是“纸生命”在电子时代得以生存的惟一途径。

“纸生态”是这套书系的名称,也是我们的立业之本。

目录

· 帕 里 斯 ·

第一章	1
第一节 台球高手的新式拼音	1
第二节 艳史回顾	11
第三节 滋补品之一，毒蛇	27
第四节 阳台所见	31
第五节 尾随美女	36
第六节 与阿基利斯擦肩而过	42
第七节 想起一起医疗事故	49
第二章	61
第八节 窠里好汉	61

第九节	上来一趟	77
第十节	我来推销几只打火机	83
第十一节	你闯祸了	88
第十二节	溜冰线路，从诸窠到局长室到财务窠	95
第十三节	倚天屠虫	109

第三章 121

第十四节	怨恨女神	121
第十五节	帕特罗克洛斯在游荡	130
第十六节	向着博物馆继续游荡并折回找人	153
第十七节	应聘	161
第十八节	一对袖珍夫妻的长途对话	165
第十九节	女记者的下班路	174

第四章 190

第二十节	两只鬼胎	190
第二十一节	等待时机	197
第二十二节	晚宴	206

· 阿基利斯 ·

第五章 219

· 墨 涅 拉 俄 斯 ·

第六章	337
-----	-----

· 病 房 ·

第七章	381
-----	-----

· 海 伦 ·

第八章	412
-----	-----

· 体 育 馆 ·

第九章	466
-----	-----

· 夜 巡 ·

第十章	503
-----	-----

附录：语言、文体、史诗及中国古典戏剧

——《斯巴达》创作前的一些读书笔记	566
-------------------	-----



· 帕 里 斯 ·

第一章

第一节 台球高手的新式拼音

“g—a—?”上门补课的五年级学生危坐在贴墙的沙发边沿，两脚并拢，半个屁股悬空，双手插在裤裆间，风纪扣紧箍着细脖子。

“g—a—”李得儿洁净细长的右手食指和拇指从外侧眼角滑向内侧眼角。两指在高高的鼻梁的低低的谷地汇合，把两粒眼屎碾成一滩。半透明，黏胶状，无异味。剩下的淡青色的结晶体，天朝居民特有的午后财宝，被弹向了幽暗的窗玻璃。

“g—a—”补课生使劲抽歪了严肃的小方脸上的鼻子，“g—a咕！”



“好！g—a,g—a 咕，闻所未闻，世界一绝，中国第二。”李得儿揭开毛毯，身上着一点式“啄木鸟”牌淡蓝底裤，肌肤雪白，柔滑，富有弹性。他跷起双腿，屁股尖旋转九十度，在床单上扭出一个凹陷，走下床来，轻晃着通过漫长的午间小睡变得昏昏沉沉的脑袋，来到敞开的衣箱前边，从里面里拎出一件白色的“恺撒”T恤，套在身上，说，“这是第一课。”

他踮着脚尖转过身，从身后的柜子上抓起那瓶自制蛇酒，嘭，拔了软木塞，把一只眼睛贴在瓶口。那支三角脑袋笔直地向他竖起的棕色小蝮蛇在酒液里晃荡，眼珠已被酒精腐蚀，蒙上了一层白翳，蛇皮已经松弛，肚腹已经瘪瘪。不能让瓶子摇晃，不然底下乳白色的碴沫全都会漂上来。腥味太重。白色的沉淀物都是它醉生梦死过程中的排泄物。恶毒！真他妈搞错了。应该先让它空腹养上两天，等它把肚子里的东西排泄干净，再放将进去。多乎不多。下次可得记住。李得儿极其小心地把酒瓶倾倒过来。一大队白泥泛了起来。他停了一会儿，嘴凑上去。浓腥。营养肯定都在这浓腥味里。一小股阴阳怪气的白酒，混和着从蝮蛇牙根底下排出的稠黏的毒液，流向李得儿的舌头。这条与女性们做惯了口水交易的东西，自以为百毒不侵，这次怯生生地卷了起来，悬空着，怀疑着。是吐出来还是咽下去？To be or not to be？女人毒于蛇，没有问题我的王子，有半口是蛇便。他犹豫片刻，咕咚咽下了。蛇头从瓶底溜到瓶口，碰到了李得儿的舌尖。下去坏东西下去。^①死去的小蛇张开白糊糊的大嘴，闪出上下四枚利齿。鄙人的牙齿却立即纷纷退缩。嘴唇曲起的地方，留下了一个裂

① 参看《李尔王》。

口,正好让它从容钻进我的口腔,滑入我的咽喉,堵塞我食道小肠大肠十二指肠盲肠和直肠,来到胃腔。但直肠好像在肛门的上一段。天哪到底是胃在上肠在下还是胃在下肠在上?这得看是先消化后储存还是先储存后消化。一个经院生理学的问题,与反经院营养学毫不相干。那就算了。我胃里的酸液够不够浓以便把蛇彻底销毁?腹部在燃烧。它在那里飞舞,向密封的椭圆球囊的每一面带软刺的黑暗的墙壁喷出怒火。千万别烧出一个洞来让它冲进体腔,那里有我手无寸铁的肺、心、肾、脾、腰、肝。它横冲直撞,穿过胸腔横隔膜爬上肩膀,最后从我耳朵里横空出世。^①既然如此,就讓它在胃里撒点儿野吧。可那里同样没有任何武器,除了一小时以前下去的此时已经不分彼此的米饭鸡块西装鸡太难吃嚼起来像豆腐皮萝卜干咬得牙都发酸霉干菜好吃下次炖肉加糖加酒西红柿酱醋早知道要消灭一条毒蛇就多喝点醋油盐糖味精对了一支老玉米这里的人却叫嫩玉米对口香糖咖啡茶水一撮泡米花一只饭后梨一小块西瓜肯定有几只瓜子马王堆这具不知名的九十年代男尸肠子里有一粒西瓜籽儿抽过烟一堆混合烟的烟雾南方很难买到混合烟奇怪的是混合烟却大都是南方卷烟厂出的一个北方出生南方工作的人得去北方买南方出生北方销售的卷烟但烟是不经胃而是由肺部吸收一些进入血液循环大部分重新由呼吸道排出体外你抽烟过肺吗我可不是形式主义烟民正宗得叮当响将以肺癌送终的烟民酒烟茶混着用简直就是大染缸啊烟熏之酒润之茶涤之我喝茶时咽下过几片茶叶要是每片都吐出来就太麻烦了这是喝中国茶的乐趣人的嘴唇与自然的茶叶直接接触哪怕有数不清

① 雅典娜和巨人高康大的出世线路。

的麻烦照样比你英国茶有滋有味有香有声有色有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管了。对了半只生辣椒一根黄瓜对了昨晚还喝了一大杯牛奶昨天的不能算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吃过这么多乱糟糟的东西得备加小心不然众元素混和定将产生难以预见的副作用甚至毒性有一天中毒而死死因不明父亲号啕大哭他捶胸顿足啊啊啊死因不明我的儿子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管了,除了除了除了就只有一片胃酸的大海了。腹部在燃烧。人与蛇的剧烈搏斗正在进行。双臂张开仰面朝天的拉奥孔。痛苦还没有扭曲一切。请在这儿打住。就在这一点上,悲剧发生前夕最静穆庄严的一点,最能显示崇高美学的一点。^① 李得儿从嘴上挪开酒瓶,看到那条小蛇软软地滑到瓶底,搅起一团更大的混浊的白泥。

“你喝一口吗?”他问补课生。

对方正在抚弄竖在墙边的那支气枪,这时抬起头摇了一下。李得儿把酒瓶放回原处。从写字台抽屉里拿了一盒铅弹。有点沉。扔到补课生怀中:“推开后门,贴山墙竖着一个烛台,点上蜡烛后就可以试你的枪法了。不过你得在客厅靠墙的地方射击,不然距离太近了,显不出水平。这是重磅气枪,压气的时候要小心。它有些偏差。我的左眼有视偏差,我是按着它校正的。你重校一遍。”

补课生低着头费力地扳开了压气杆。别轧坏了他的手指。我应该帮他打开。卡嗒。压气杆拉到了尽头。没事儿了。李得儿缓缓掉过头去,踩着“冒汗”牌地板走进卫生间。他用冷水轻轻打湿面孔,挤出一点“柔柔柔”牌洗面乳均匀地涂在脸上。等会儿。让洗面乳和面

^① 参看莱辛《拉奥孔》。

部凹槽里肉眼看不见的小灰尘做完轻柔的化学反应。客厅里传来啪的一声。一个铅弹飞出。烛火绝对纹丝不动。头三枪全都打不着。得校枪。他听到补课生抽鼻子的声音,随后是脚步声。要是他真没有打着只要再装一粒铅弹就行了。那么,走进卧室去干吗?那么,他是打着了?!于是,重新为蜡烛点火。李得儿拧开水龙头,用“人人通用”牌凉水拍了几下面脸,睁开眼睛,一滴水珠滑进了眼眶。酸。涩。眼泪出来了。还没有洗干净。再清洗一次。拍。噗噗噗噗噗。一百下吧。多了。他拿了干毛巾把脸擦干。客厅里又出现了补课生的抽鼻子声。“简短的第一课。”他边擦着“维纳斯之泪”牌面霜边大声说。没有反应。阴阳怪气的学生,我早已看出你是一个十足的捣蛋鬼。他弯腰站在妆镜前,往黑发上挤了一团半透明奶状发膏,拿起仿象牙小梳子,从额头开始,一手笼着梳子一手用梳子铲上发膏,把光亮的头发细致地分向两边,继续大声地说,“从中,我已看到你混乱的过去,蒙昧的现状,以及,远大的未来。”啪。又一个铅弹飞出去。烛芯断裂?火苗灭了?还是刮一下胡子吧,尽管早上刮过,可一睡午觉又长出了一截。胡子和头发都是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的。剃须膏已经用完。挤。它发出一声声空空的叹息。只好生刮了。补课生在抽鼻子。下颌上胡子被生硬地连根割断的声音。李得儿说:“请告诉令尊谭老板,户外你是天才,户内你是傻逼。真要补课,只能去马路上做。补习结束,永远地结束了。”李得儿在脸上惟一的那颗小青春痘边上放慢了剃刀,让它从光亮红润的表面缓缓滑过,但也因此不得不放过紧靠着它下边的那根胡子。他让刀锋自下往上抹去。嗤。好,勾上了。

“谢谢老师。”李得儿看到补课生站在卫生间门口,认真地向自己

鞠躬。

“不玩儿了？”

“不玩了。”

“打开了风纪扣了吗？”

“没有。”

“打开了再走吧。等一下,你最喜欢玩什么?谈恋爱?捉迷藏?打游戏?摸女人屁股?你遗过精吗?”

“斯诺克。其次,电子游戏。”

“能二击子打 KISS 球吗?”

“能背杆击母子碰第一目标子碰第二子碰目标子进洞。”补课生背课文似地说,把自己的天赋陈述得如同一件过错那样客观。他看着李得儿,毫无表情地嚼着上嘴唇。

这小小的脑袋已在向妻子心灵商量孕育一团喜悦的情绪了。那就再来一下,洞察一切的催生婆李得儿,在它即将降生的出口处垫上一块温暖的语言的软布。李得儿挥动剃须刀,刮另一边胡子。他把脸弄得歪歪扭扭,以便让那边的皮肤绷紧。

“吹牛不打草稿。本人业余九球九段,从未在场面上见过你这位背杆三击子双 KISS 的高手。”李得儿说。

“我见过你。”小学生一把抓住自己的衣领,动作夸张,似乎他不是要拧开风纪扣,而是要把脑袋从肩上搬开。领儿开了。脖子像初春的草儿一样在敞开的领子里往上扭动着舒展了开来。他眉开眼笑。

接生成功。

“你打的是露天操场桌球。我两年前就打完这种低水平桌球了。”补课生说。

“那么你是高手，真高手，在体育馆对面那家小台球房，打二十块钱一分的球！？”

“你去那儿找我，我每盘让你三十分。”

“每盘赢我六百？哦亲爱的，赶紧，赶紧拿它们去滋润你那些任课老师干瘪的衣袋吧，你的成绩单就不会现在这样红成一片了。”

“要会考了，说这次模拟摸底不能以前那样将就了。”补课生往两边欠动脖子，考试的阴影使那片挂在脖子上的自由暂时成了负担。他还嚼着嘴唇，毫无表情地看着李得儿。没有坚持很久，他“嘻”忽然咧嘴假笑，“上星期我抢了卷子，语文老师还没来得及发，我就抢了。”

“好，干净彻底的釜底抽薪！”李得儿摸一下发青发亮的下颌。很光滑。那些纤纤玉指从这里滑过。她们嗅着兰麝之气，不禁春情荡漾。“然后呢？”李得儿问。立即酥倒，两腿翘高。揭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把裙儿掀。

“语文老师就来追我，一直追到男厕所门口。她不敢进去。等她叫来男老师，我早就把试卷扔进粪池，钻窗逃了。”补课生短促诚恳地笑了一下。他看出来了，这些儿科业绩根本不够格在我李大人面前炫耀。补课生于是最后抽一次鼻子说，“我走了，老师。”

李得儿扬起下颌，往镜中水仙般的情影投去最后一瞥。不然就要着魔了，我是异性恋者。他让手中的剃须刀咚，落进洁白的水池，放出一股清水，把贴着刀面的断须全都裹在里面，旋转着涌进了下水道。可惜。应该把每一根断须都交给伟大的女性。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请踊跃抢购“得儿”牌断须，每毫米五块，并请事先清洗好你的鼻孔，以确保万无一失地认准无形商标李得儿麝香气。李得儿走到补课生旁边，拍拍他的肩膀，“捣蛋鬼，你唤醒了我的回忆。”九岁就开

始勾引班主任了。非常成功。牛逼啊。我装得那样爱哭爱受委屈。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有一天她终于让我尽情搂着她,在她怀里痛哭了一场。以后这就成了家常便饭。

“放学了,去你的故土走你的旧路吧。”李得儿说。他把补课生轻轻地推出了门外。

“今天的学费我放在桌上,是我父亲给的。”补课生痴呆地看着李得儿。

李得儿愣了片刻,说,“哈哈,是你打台球赢来的。”

“真是我父亲给的。”补课生走下台阶,转过头来说。

“很好。功课不用再来补了,但若你父亲谭大人有钱无处扔,都送来好了。”他冲着孩子的背影大声说,关上了湿漉漉的松木门。卧室的门上也结满了水珠。“冒油”牌门窗“冒汗”牌地板。气枪像刚才那样竖在原处。桌上放着那截蜡烛。露在外面的蜡芯已被完全打烂。蜡烛上从上到下整整齐齐地排着十个洞孔,全从中间蜡芯穿过。孔与孔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要不然蜡烛早就四分五裂了。水平远在我之上。看来真是一位斯诺克高手。可我两只眼睛全都不正常,一只近视一只视偏差。“让我替你倒酒。”我说。“哎哎,你把酒全都倒在了酒杯外面。”胖子高月半叫起来。谁能保证我喜欢的美女不全都是丑八怪呢。这不会。微笑的鲁芳芳。脖子上的蓝点子。左脸偏右。如果这样的话右脸也会跟着往右作等距离偏移。因而,我看到的她还是别人看到的她。我心中的美人也是别人心中的美人。我得到了,而他们只是看到。Veni, vidi, vici。鲁芳芳错过了。痛心。那天晚上她来找我。正跟别的女孩鬼混。关键是噢,太不值得。谁?忘了。噢白薇薇。疯女孩。惊心动魄的夜晚。借着一股疯劲,不是

骚劲，光着身子在我面前转呼拉圈。……不是疯狂，是精神失常。这病由鄙卵抽一抽，就抽好了。^①病虽定然抽好，祸也绝对惹上。幸亏早早了断。那张娇嫩的面孔没几天就长满了青春豆。惨哪。看上去更像个小疯婆了。再不能去女士用品商城。有好几个漂亮妞。不行。危险。胖月半还说 π 看上了他对面柜台的白薇薇。当然这事不能让他们知道。装着两只烟头的东晋破陶缸。吕蒂蒂从她那位愚痴的丈夫那儿偷出来的。“真是东晋的，只是并不值钱，当烟灰缸不错。”她说。国家三级，价值五元。若贩给境外可判上三年。底下是什么？一张一百块。台球高手的学费。他从烟缸边上拣起最后一粒洋参丸扔进嘴里，仰起脖子，跟上一口隔夜开水。他感到这口有些走味的陈开水透出参液的丝丝凉意，传遍他的每一根经络。他闭上眼睛，排除了一切杂念，以免错过整个滋补过程的哪一个细节，因为这不光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监督。哼，哪一个原子都别想舞弊，溜到它不该去的地方。下次碰到 π 的时候问问他大小周天的线路，以便最大限度在吸收补品中的乾元之气。完了。我刚才喝过一口蛇酒。这样是否会起反应？已经开始了。中毒死亡。诊断书：死因不明。“我知道。”我从停尸车上挺起身大声说。“是由于食物结构过于混乱。”所有的解剖医生都目瞪口呆。号啕大哭的父亲。可怜的孩子啊，死因不明啊。柜台上竖着一大瓶泡着三蛇和人参的药酒。既然能公开出售当然安全可靠。比如中草药。蛤蟆干蟾蜍干蝎子干蜈蚣干蛇皮干蝉壳干鸡肫皮干苍蝇干蚊子屎干。屎干？麦冬干枣子干枸杞干红花干地黄干茯苓干草灰干。灰干？小小的铜盘秤。鼻梁上架老花镜的老

① 参看《牡丹亭》。